

十三經註

仁
479
71



18
21
71

明
疏
卷
12

東

論語卷之五

魏何晏集解
宋朱熹集註

所錢
有响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三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
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此章論孔

子希言難
及之事也

論語卷之五
子罕

論語

朱註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曰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宋註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此章論孔子道藝該博也

宋註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

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孔曰麻冕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易成故從儉

朱註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

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斗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王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此章記孔

子從恭儉

朱註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

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以道為度故不任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專必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身

此章論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

朱註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

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

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包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剋時又與虎俱行後剋為夫子御至於匡匡人相與其識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

朱註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孔曰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

朱註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並去聲

孔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也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以害已也

此章記孔子知天命也

朱註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

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曰大宰疑孔子多能於小藝

朱註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也 孔曰子貢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朱註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

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包曰孔子言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此章論孔子多小藝也

朱註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鄭曰牢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言言

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

稽古樓

朱註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
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
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
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
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
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叩音口

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
盡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
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
為有愛此章言孔子教人必盡其誠也

朱註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
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
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
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眾人

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眾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

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

是也

此章言孔子傷時無明君也

朱註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

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

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

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哀七
雷反少去聲

包曰冕者大夫之服瞽盲也必作必趨此

夫子哀有喪尊在位恤不成人

此章言孔子哀有喪

尊在位恤不成人

朱註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

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

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

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

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

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

喟古位反
鑽祖官反

高堅言不可窮盡前後言恍惚不可為形

象

朱註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所序

朱註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

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

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孔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此章美夫子之道也

言言
和古樓
朱註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
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
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
乎口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
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
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
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
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閒也○程子

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
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旣
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
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
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
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
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
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

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
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
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包曰疾甚曰病鄭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
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

朱註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

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
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

吾誰欺欺天乎

閒如字

孔曰少差曰閒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
也

朱註

病閒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

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

欺也而為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馬曰死於臣寧死於二三子言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死於弟子之手乎孔曰大葬謂君臣禮葬言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棄於道路乎

此章言孔子不欺也

朱註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

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

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

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

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

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

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

韞紆粉反

匱徒木反賈音嫁

馬曰韞匱謂藏諸匱中也得善買寧肯賣之邪包曰沽之哉不銜賣之辭我居而待

賈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

朱註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

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買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大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

也

子欲居九夷

朱註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

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此章論孔子疾中國無明君也

朱註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鄭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

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此章記孔

子言正廢樂之事也

朱註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

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

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

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

備吾卷五

子罕

十六

魯五婁

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馬曰困亂也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慎酒之事也

朱註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

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

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者如川之流此章記孔子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

朱註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

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

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
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
此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故發此言
此章孔子

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朱註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

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

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
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

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

包曰孔子言此勸人進於道德為山者其

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

其前功多而善之見其志不遂故不與也

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不

以其功少而薄之據其欲進而與之此章孔子

勸人進於道德也

朱註箕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語去聲與平聲

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

語之時此章美顏回也

朱註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

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論語卷五 子罕

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此章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息之也

朱註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夫音扶

孔曰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為之作譬也

朱註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焉知之焉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於處反

後生謂年少此章勸學也

朱註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

曰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會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為貴馬曰與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聞之無不說者能尋繹行之乃

為貴此章貴行也

朱註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

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
 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
 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
 則尚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
 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
 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慎所主友有過務改皆所以為益
 此章戒人忠信也
 改過也

朱註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孔曰三軍雖眾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
 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
 也
 此章言人守志不移也

朱註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

已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

由也與

衣去聲緼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孔曰緼泉著

朱註

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

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

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

伎之鼓反

馬曰言不伎害不貪求何用為不善疾貪惡伎害之詩

朱註

伎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伎不

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伎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馬曰人尚復有美於是者何足以為善此章

善仲由也

朱註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

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

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

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

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

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

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柏不彫傷

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

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

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此章喻君

也子

朱註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包曰知不惑亂孔曰仁無憂患此章言知者明於事

故不惑亂仁者知命故無憂患勇者果敢故不恐懼

朱註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

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

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適之也雖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道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

朱註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

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

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
 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
 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為己
 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
 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
 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
 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
 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

治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
 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
 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
 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
 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
 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

計反

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

朱註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此章論權道也

朱註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朱註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閒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

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倫反

王曰恂恂温恭之貌

朱註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

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詞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論語卷五

鄉黨

二天

言言

鄭曰便便唯謹雖辯而敬謹

朱註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

如也

侃苦旦反
誾魚巾反

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

朱註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

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

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蹻蹻如也與與如也

蹻子六反蹻子亦
反與平聲或如字

朱註君在視朝也蹻蹻恭敬不寧之貌與

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向君

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

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亦反 躩驅若反

鄭曰君召使擯者有賓客使迎之

朱註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

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

襜赤占反

鄭曰左右其手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

朱註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

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

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趨進翼如也

朱註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鄭曰復命白君賓已去矣

朱註紵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

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孔曰斂身

朱註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闕于

孔曰闕門限

朱註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

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包曰過君之空位

朱註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谷

孔曰皆重慎也衣下曰齊攝齊者摳衣也

朱註攝樞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
 樞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
 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
 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孔曰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沒盡
 也下盡階復位來時所過位

朱註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
 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
 也復位蹶蹶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
 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
 戰色足踏踏如有循勝平聲踏色六反

包曰為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
 者敬慎之至鄭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

授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踏踏如有循舉前曳踵行

朱註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踏踏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朱註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者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鄭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

朱註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

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閒絕無朝聘往來之事擬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緞飾

紺古暗反 緞側由反

孔曰一入曰緞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緞者三年練以緞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

朱註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

緞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袖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王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所施

朱註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

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孔曰暑則單服絺綌葛也必表而出之加
上衣

朱註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

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
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縹緜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麤裘黃衣狐裘

麤研
奚反

孔曰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

朱註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麤鹿子色白

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孔曰私家裘長主溫短右袂便作事

朱註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
聲

孔曰今之被也

朱註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

論語卷五 鄉黨

三五 管五世

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
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
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
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鄭曰在家以接賓客

朱註

狐貉毛深温厚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

孔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佩也

朱註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觶礪之屬亦皆

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王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

朱註

朝祭之服裝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

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
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言言
羔裘玄冠不以弔

釋古禮

孔曰吉凶異服

朱註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朝服皮弁服

朱註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孔曰以布為沐浴衣

朱註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

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孔曰變食改常饌遷坐易常處

朱註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

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

論語卷五

鄉黨

三七

管古樓

言言

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朱註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

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人膾羸則能害人

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

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饘之食音嗣饘於冀反餲烏邁反

飪而甚反

孔曰饘餲臭味變魚敗曰餒失飪失生熟

之節鄭曰不時非朝夕日中時

朱註饘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

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

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

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馬曰魚膾非芥醬不食

論語卷五 鄉黨

三六 信古樓

朱註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音惟酒無量不及亂音

夫聲

朱註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

為人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朱註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孔曰撤去也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

言言

去

利木

朱註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

孔曰不過飽

朱註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周曰助祭於君所得牲醴歸則頒賜不留

神惠鄭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

鬼神之餘

朱註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

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

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

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

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論語卷五 鄉黨

四十 信古集

朱註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孔曰三物雖薄祭之必敬

朱註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朱註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孔曰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從而後出

朱註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

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儻乃多反

孔曰儻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

朱註儻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

東階也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孔曰拜送使者敬也

朱註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和古

包曰饋孔子藥孔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

朱註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

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鄭曰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

朱註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孔曰敬君惠也食既嘗之乃以頒賜薦謂

薦其先祖

朱註食恐或餽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晚反

鄭曰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

朱註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

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徒我反

包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朱註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

引大帶於上也

言言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朱註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

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朱註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孔曰重朋友之恩無所歸言無親昵

朱註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孔曰車馬不拜者朋友有通財之義

朱註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

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包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孔曰為

室家之敬難久

朱註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
 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
 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
 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
 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
 以貌

孔曰狎者素親狎周曰褻謂數相見必當

以禮貌之

朱註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
 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
 圖籍

朱註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
 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

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孔曰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

朱註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鄭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為烈

朱註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

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周曰必正立執綏所以為安

朱註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

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

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包曰居中不內顧者前視不過衡軛傍視不過輪轂

朱註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二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馬曰見顏色不善則去之

朱註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

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力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歎之子路以其時物故共其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作起也

朱註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戛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閱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為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論語卷之五終

論語卷之六

魏何晏集解
宋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朱註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

論語

稽古樓

也

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朱註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反謂之

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正義曰此章孔子評其弟子之中仕進先後之輩也

朱註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從去聲

論語卷六 先進

二

鄭曰言弟子從我而見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此章孔子憫弟子之失所

朱註孔子嘗見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

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

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

朱註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

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悅

孔曰助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

於已

此章稱顏回之賢也

朱註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

三聲 四去

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此章歎美閔子騫之孝行也

朱註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

孔曰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

言也此章美南容慎言也

朱註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

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

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

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

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

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好去聲

此章稱顏回之好學也

朱註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

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

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論語卷六

先進

五

曾子甚

孔曰顏路家貧欲請孔子之乘車賣以作
槨

朱註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

子始教而受學焉槨外棺也請為槨欲賣
車以買槨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可徒行也

孔曰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

以徒行謙辭也此并三章記顏淵
死時孔子之語也

朱註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

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
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
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
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
耶葬可以無槨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

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
且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
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
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
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

包曰天喪予者若喪已也再言之者痛惜
之甚孔子痛惜顏淵死言若天喪已也

朱註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從去聲

朱註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孔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

朱註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音扶為去聲

朱註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

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

朱註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朱註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耳

朱註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反

論語卷六 先進

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此章明孔子不道無益之語也

朱註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

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問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

鄭曰樂各盡其性

朱註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

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曰言子路以剛必不得以壽終此章孔子喜四

弟子任其直性也

朱註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

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懼之

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

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為長府

朱註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鄭曰因舊事則亦可矣何必乃復更改作也

朱註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

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論語卷六 先進

王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此章
重於勞民也

朱註言不安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

朱註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

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

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馬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門人不解謂

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此章言子路之才學分限也

朱註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

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

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曰言俱不得中

朱註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

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與平聲

朱註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此章明子張子夏才性優劣

朱註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

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

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

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

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論語

稽古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聲為去

子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

朱註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鄭曰小子門人也

此章夫子責冉求重賦稅也

朱註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柴也愚

愚愚直之愚

朱註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

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

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

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也魯

孔子魯謂曾子性遲鈍

朱註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

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

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

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

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

馬曰子張之才過人其失在於邪辟文過

也

朱註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嘽嘽五巨反

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嘽

朱註嘽粗俗也傳稱嘽者謂俗論也○楊

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所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朱註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

和古

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

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

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柴也愚至屢中孔子歷評六弟子之

德行中失也

朱註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

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

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

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

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

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

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

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

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

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

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

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張子

問善人之道至色莊者乎論善人所行之道也

朱註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

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

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

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

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

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與如字

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

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

可以為善人

朱註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

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
貌取人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
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
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包曰行謂賑窮救乏之事孔曰有父兄在

謂當白父兄不得自專惑謂惑其問同而

答異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

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此章論施子之禮并孔子問同

答異之意也

朱註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
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
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
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

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關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女音汝

孔曰顏淵後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包曰

回何敢死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

朱註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

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

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
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
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
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

朱註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

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一孔曰竊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
一足大乎

朱註

異非常也會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

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朱註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

者必行已之志

令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論語卷六

先進

二十

稽古樓

朱註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聲

孔曰子然因貶由求遂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邪

朱註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孔曰言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此章

明為臣事君之道

朱註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

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
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朱註子路為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音扶下同

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
害

朱註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

一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
為學

孔曰子路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
也

朱註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孔曰孔子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

言言

窮此章勉
人學也

和正

朱註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
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
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
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
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
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
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修身而

後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
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
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
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坐才
臥反

朱註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
聲

子曰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對

論語卷六 先進

三 曾古妻

朱註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已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

朱註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

僅比必二反下同哂詩忍反

率爾先三人對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方義方馬曰哂笑也

朱註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

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已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子謙也

朱註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并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

鄭曰非曰能之者曰言也言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耳玄端衣也章甫冠也皆諸

侯日視朝之服小相謂相君之禮

朱註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

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

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日會眾

頰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

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

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于

子曰思所以對故音希舍瑟而作謂置瑟

起對撰為政之具鏗者投瑟之聲各言其

志謂各言已志於義無傷包曰莫春者季

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水之上

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周曰吾與點者善點獨知時而不求為政也

朱註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

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壇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曾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未者

言言 和古本

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會晳後會晳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夫音扶曰夫子何哂由也

朱註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包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朱註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與平聲下同

朱註會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論語卷六 先進 三六 省古婁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

不讓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為大相此章孔子乘聞

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

朱註此亦會哲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

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

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歸仁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由己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朱註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

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
 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
 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
 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已而非
 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
 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
 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
 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

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已復禮則事
 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已須從
 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
 斯語矣

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鄭曰視聽
 言動四者克已復禮之目王曰回敬事此

言言

語必行之

此并下三章皆明仁也

稽古樓

朱註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
 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
 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
 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
 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
 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
 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

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己任而不疑也○
 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
 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
 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
 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
 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

論語卷六 顏淵

三

肯石樓

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嚴
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
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
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
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
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
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
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

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
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
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
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
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
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子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包曰在邦為諸

侯在家為卿大夫

此章明仁在敬恕也

宋註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

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

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

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

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

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

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

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

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

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

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

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

朱註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魍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音刃

朱註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

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

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

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

之得無訥乎

子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此章言仁之難也

朱註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

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

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

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

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

言言
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
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
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
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
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
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
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
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
懼故孔子解之

朱註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
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

疚夫何憂何懼

扶夫音

包曰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孔子更爲牛

說不憂不懼之理也 此章明君子也

朱註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疾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為無兄弟

朱註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朱註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朱註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

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

禮親此章言人當任命友賢也

朱註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

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

論語卷六

顏淵

三

管古妻

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
愬蘇路反

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及

此章論人

之明德

朱註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

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以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朱註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朱註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此章貴信也

朱註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

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朱註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

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朱註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

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其郭反

爾吾卷六 顏淵

聖

言言

孔曰皮去毛曰蕁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
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
羊邪此章貴尚文章也

朱註 韓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
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
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
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
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朱註 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
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
為天下之通法

朱註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
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

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
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
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

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九日二謂什二而稅

註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
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

孔曰孰誰也此章明
稅法也

朱註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
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
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
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

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孔曰辨別也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

之

朱註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

死是惑也惡去聲

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朱註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

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

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矣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

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

非之此章言人當有常行也

朱註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

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

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

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十六篇齊景公有

馬千駟之下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

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

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

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朱註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

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曰當此之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對

朱註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

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曰粟不得食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此章

明治國之政也

朱註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

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

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折之舌反與平聲

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兼兩辭以定是非

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

朱註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

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

諾此章言子路有明斷篤信之德也

朱註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

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

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

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

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

言言 所以全其信也

和古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鄭曰猶人謂與人等王曰無訟為善此章孔子

言已至誠也

朱註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

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

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王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

之於民必以忠信此章言為政之道

朱註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

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鄭曰弗畔不違道

此章及註與雍也篇同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

重載之

朱註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此章言君子之於人嘉善而矜不能又復仁恕

朱註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

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

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

帥以正孰敢不正

鄭曰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此章言為政在乎修己

朱註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

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

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孔曰欲多情慾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此章言民從上化也

朱註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

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

秋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於反

孔曰就成也康子欲多殺以止姦子善而

民善孔子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加草以風

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此章言為政不須刑殺但在上

自正則民化之也

朱註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

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

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

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朱註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朱註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

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

朱註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朱註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必達謂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朱註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

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必聞謂佞人黨多此章論士行

言言
朱註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
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
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
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
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
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
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
病在乎不務實故夫子告之皆篤實之事

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是門人親受聖
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

惑慝吐
得反

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故下可遊焉

孔曰慝惡也脩治也治惡為善

朱註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
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言詩

稽古

子曰善哉問

朱註

善其切於為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

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

子曰先事後得謂先勞於事然後得報

此章

言修身之事也

朱註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為所當

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

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

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

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蘧鄙近利故

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

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

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

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

身以及其親感之甚者也感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上知字去聲下

朱註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朱註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

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

朱註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

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

論語卷六 顏淵

五

皆云婁

言言
於之見
賢遍反

孫古楊

朱註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孔曰富盛也

朱註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

如字

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此章明仁知

朱註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

論語卷六

顏淵

姜

皆古婁

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

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

自辱焉

告工毒反道去聲

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以善道導之不見

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

此章論友也

朱註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

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

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孔曰友以文德合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

成己之仁 此章以論友言

朱註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

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終

